

# 书香在弥漫 味道虽然淡



三联韬奋五道口店

## 那燃起的灯火

□ 孙璇

一个角落，一本书，一束光，就能筑起一个个完整而精彩的世界

晚9时，从外面的钢筋水泥世界踏进这里，仿佛进入了一个不同的时空世界。这是位于北京五道口的三联韬奋第二家24小时书店。柔和的灯光，咖啡香气与书墨香味扑面而来，原木色的装潢更是将900平方米的书店营造成一个充满现代感的文化生活空间。

三联韬奋24小时书店海淀分店位于清华同方科技大厦D座1层，相比于较为质朴的总店，新店整体风格似乎更加“小资”。“地址定在大学集中、成年人扎堆的五道口，设计就必须更时尚。我们特地邀请莫平来做的设计。”店长洪星说，因为地处高档写字楼和高校中间，五道口店的设计有别于美术馆店的传统知识分子气质，将加入更多现代元素。同时，五道口店的定位将更加高端，这体现在诸多方面，最实质的就是书籍的选择。同一本书，选择有名的出版社，增加经管类、艺术类的图书和外版书，拒绝不靠谱书等。文创作品展示台也是这家店的亮点，相比美术馆店仅在款台放有少量作品，五道口店将此为重点突出，“高端文房四宝”也将在此发售。

林大附小二二年级学生陈默涵坐在木制台阶上一角，安静地阅读着腿上那本《爱的教育》。清华大学退休教师蔡华站在落地窗前，手里捧着《蒋碧微回忆录》看了许久，最后轻轻地放入自己的书篮中。在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工作的黄周明穿梭于墨香之间，找到了《李光耀回忆录》，然后寻到了一个角落席地而坐，准备与智者对话。

店内有一个别致的阶梯式空间，像大学半圆形阶梯教室一般。它是三联要求设计者特别加入的元素。它将成为连接三联新老两店的纽带——就像三联美术馆店通往地下一层的台阶，五道口店的读者同样可以享受坐在台阶上读书的乐趣。

“让读者感到舒适、自在，能够停留、交流，这非常重要。其实书店不仅仅是售书场所，而是城市、社区的文化生活空间。24小时只是营业时间的延长，而这种观念的转变才是我们升级换代提升服务的内在逻辑。”洪星说。

到了晚11时，几名年轻人正在收银台排队付款。木质楼梯上仍有许多读者，有的在闭目养神，有的在埋头阅读，气氛静谧井然。

当白日的嘈杂褪去，驻守“深夜书房”的大部分是年轻人。清华大学大二学生邵琛早就盼着24小时书店来到身边，“特别喜欢夜深人静的时候阅读，只有那時候自己才会全身心投入进那个世界。我们已经建了一个‘清华深夜书房’讨论小组，这里以后就是我们的基地了。”

“我觉得读书必须是生活中的一部分，离开了学校，没有了图书馆，感觉自己变得贫乏了很多。”在楼上写字楼工作的尹素芳对于书店24小时常态化经营也很认可，“很希望有个24小时开放的地方，可以安静地做点什么而不是单纯耗时间，书店是最好的选择。”

“全民阅读”是一个宏大事业，我们希望正在做的24小时书店能够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精神家园。24小时不打烊，引进文创产品、多元化经营、扩大规模，这些都是我们所作的尝试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期待读者的理解认同和更多的参与，全民阅读归根到底需要全民参与。”洪星说。

周国平说过，人文经典是一座圣殿，它就在我们身边，一切时代的思想者正在那里聚会，我们只要走进，就能聆听到他们的嘉言隽语。夜晚的三联韬奋书店更像是一座圣殿，我们走进来，真的能听到，甚至看到那些飘荡在空中的智慧。

当城市进入午夜，书店就是灯火。一个角落，一本书，一束光，就能筑起一个个完整而精彩的世界。三联韬奋书店阶梯上的读者，也如灯火般闪闪发光。

《周末》执行主编 姜范

责任编辑 敖蓉梁婧

邮箱 jrbzmk@163.com

## 书中觅诗意

第20个世界读书日热热闹闹地过去了，但书香仍在空气中弥漫着，虽然味道淡淡的。

跟每个月最后一个周六一样，戴景琪提着十几本书走进古老苏州的古老街道石家湾46号，还了，再借。这个五年级的小男生很不好意思让记者翻看他刚刚读完的《边城》《呐喊》等，因为“我开始喜欢科学类的书了”。的确，他新借的十几本书里有一半是科普类的，其中好几本是小景琪从世界读书日·书香中国推荐书单里知道的。

跟12岁的戴景琪一样，来石家湾46号苏州图书馆借还书的，凡被问到4月23日，大都知道这是世界读书日，也知道国家在号召全民阅读，有些人认为这种活动对自己读书有一定促进作用。

1995年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4月23日为“世界读书日”。起因是1972年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全世界发出了“走向阅读社会”的号召。三年后，国际出版商协会在第二十五届全球大会上提出世界读书日的设想，并由西班牙政府将方案提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。后来，因俄罗斯提议，世界读书日的范畴里增加了版权。

有意思的是，这一天是写书人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的辞世纪念日。

世界读书日，作为一种行动，到了文字奇妙的中国后，就有了诗意：书香中国。这种诗意弥漫开来，就成为一种社会追求。

尽管社会追求离全民行动还有些距离，但有追求总比没追求好。追求久了就习惯成自觉行动，追求不懈就会成功。

有数字为证——

去年、前年的国民阅读率比上一年都有上升，去年人均读书四本半。虽然升幅不如GDP和CPI，但趋势让人欣喜。

有例为证——

“小的时候不喜欢读书，总想玩游戏，可是妈妈总逼着我读书，慢慢地就喜欢上书了，后来就迷上读书了。”于是，戴景琪这个小学生把家里的两柜子书读完了，把学校图书馆的书也“看得差不多了”，近两年，苏州图书馆就成了他享受阅读的最好去处。

有一个反证。读三年级的刘小旭今天很不高兴，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发呆。记者问他为什么不跟小朋友们一起朗读，孩子的回答让人落泪：学校号召读课外书，可爸爸妈妈烦他总躲着偷偷看闲书，“一会儿一会地”喊他去帮着卖调料，“我不喜欢帮他们卖调料，他们就不喜欢我。”

养子不教父之过。这一刻，记者数了数在场的孩子，十三个，但愿不让孩子安心读书的刘小旭的家长不会是全部家长的三分之一。

阅读是人生起点的助跑器，更是人生全旅程的动力源。从这个意义上，全民阅读是当前要务，更是久久之功，或者说是国家民族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。

道理谁都懂，但是，在现实里，一些接受



采访的中老年人，在谈到全民阅读时，不是说政府应该如何鼓励青年人读书，就是说自己如何要求子女读书，很少谈自己如何读书；而年轻的父母们更有趣，他们谈自己的阅读时，主要是谈如何陪宝宝读童书。听起来总感觉与上面那对卖调料的父母有些五十步与百步的味道。

## 难得府学味

世界读书日前三天，伦敦传回国内一条消息：中国出版集团获了个出版卓越奖。得这奖很不容易。不过，比获得出版奖更不容易的是让全民爱书、爱读书。

曾经，我们以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，那当然过分，但是，走向反面的对书的大不敬、对文化的大不敬式革命，让我们家国精神遭受重创，从知识越多越反动到读书无用、最无一用是书生，历史性地获得相当大群体的认同。于是，上世纪70年代末出生的刘小旭父母才觉得读闲书不如卖调料来得实际。即使读书，也是为了将来能卖更多的调料挣更多的钱，而不是更多地丰富精神世界。

痛定思痛，国家开始倡导读书。从象牙塔到田园，图书馆、室、农家书屋，全民阅读行动全面推开；读书修齐治平的理念，带着一种时代性的压迫感，灌向华夏大地。

从上到下，把读书当成一项重要工作来做，是好事，但细品这好，便品到一丝可悲的味道——读书到了需要倡导、要求的份儿上。但是，倡导又是必须的，这是国情所在。

“我们追求府学的味道。”苏州文庙里的德善书院管理者说。府学是什么味道，怕只有几百年前的学童们才能描述出来。但不管怎样，有追求总是好的，起码对得起范文正公。因为，凡进书院的孩童及其家长必先知道书院基因何来：980年前，范仲淹准备在家乡最好的地段造私宅，风水先生说此地造宅必将科甲蝉联、世代公卿。范公说，此地既然这般好，何不造一所文庙并府学，为国家培养一代又一代人才。很快，这里便成为“东南学官之首”，以至于入学者到处找人推荐走后门。

“现在想进这个国学班得走后门的呀。”一位站在教室门外听课的家长对记者说。

教室内，顾梅教授正在引导学生们让“信”字从心底流向毛笔尖再润染宣纸、大地。这位国学大家钱穆的外孙女是浙江大学教授。作为国学传播的志愿者，她的周末大都献给了读书写字这类大众教育活动。她得到了回报：受众越来越多，甚至传到地球南端的澳大利亚，引得一脸欧罗巴组件的戴比·鲁女士给自己起名叫刘德雅，又一脸恭敬地坐在古老朴素的条凳上听“信”写“信”。

记者不知道这是不是府学的味道，只知道学童们背《论语》、习《大学》，似懂非懂却有模有样，这暂且够了。全民阅读，让大多数家长懂得要好好读书，读好书，让孩子们知道了今天的中国字中国文化从哪里来，让世界重新审视中国文化，让世人重拾对华夏文化的敬意，让文人重负文化传承的使命。这暂且够了。

## 惟愿气之华

今天，更多人喜欢抬头远望文化高峰或是以此为背景自拍自编自发布，却较少人低头从书本里近看高峰、自醒甚至自筑高峰。有标题党说“阅读是人生的越狱”，这种不靠谱的夸张连负面效益都甚微。事实上，真正的阅读使人内视内敛，文一点的说法叫自醒修身。身修大发了，当然是掩不住藏不住的，所以才有腹有读书气自华的定论。一个人如此，一个民族国家也如此。连一个打油匠都能吟出几个押韵顺口溜的唐代，得是怎样敬畏文字，我们不得而知。但能让四海来留学，与他们的气自华一定有关系，而气之华与他们把格律诗推向人类文化最高峰一定有关系。

阅读需要环境，全民阅读便是造环境。“我喜欢全民阅读这个事情。”张国中是个本分的码头工人，听明白记者来采访读书的事情，很是吃惊，转而兴奋得话多起来：几年前从安徽来苏州打工时，发现没有文化就做不好工作。同时也发现，苏州这个地方比以前打工的地方有文化，再研究下去，他发现，有文化是因为这里人喜欢读书。他被打动了，决定常住下来。他边工作边学习，成为太仓武港码头生产操作部电工班第一个技师、电工班长。让他欣慰的是，这几年，从政府到公司都越来越重视职工阅读，职工书屋里

不少好书，太仓市的职工读书站也有他喜欢的好书。有时候他会把发现的好书推荐给儿子和年轻工友。他觉得自己的后代很有福气，因为他们成长在一个重视读书的时代、重视读书的城市里。

的确，苏州算得上一个崇文敬书本的城市。

细雨中，从太仓新区第三小学的窗户外传出吟唱声。走近了，发现是一位教师在与学生们一起背诵车万育的《声律启蒙》。孩子们显然是吟进书里了，全然不觉外来人。这一刻这场景让人坚信，古人吟诵不绝的三月江南烟雨里一定有读书声的。

这所2007年才创建的学校，在当地被称为新太仓人子女学校，在很多地方是被叫做打工子弟学校的。但这所平地而起的学校仅用七年就成为全国楹联教育先进校、中国书法特色校、中华诵读实验学校和苏州市文明礼仪示范校。

孩子们的“水平一天一天地提高”，家长们很有压力，怕孩子看不起自己，纷纷报班学习。张国中没说他不是不是因为孩子的压力才读书练书法，但他说多读书在这个地方会受尊敬。

采访的记者和观摩的官员们更有压力。在观摩学校的楹联诗词知识竞赛时，他们大多听得一脸茫然，既不懂“拗救”、“三连平”这些术语，也说不出口“两鬓风霜，途次早行之客”的对句。记者中的80后们当即私语发誓，回北京立即背唐诗宋词。记者也老夫聊发少年狂，天当纸雨当墨，即兴诌个顺口溜，一扫前些时候寻吴越文化不遇之失落：

三月江南黄绿红，  
酒旗懒舞怨风东。  
寻诗乡野乡愁薄，  
问曲楼台楼意浓。  
京韵黄童声细柔，  
弹词白叟眼朦胧。  
忽来吟诵穿烟雨，  
道是寒窗尚古风。



# 私人阅读

□ 高初建

不过，中国人对读书的看法还有另一面。唐代诗人章碣发现，“刘项原来不读书”，他没敢说，唐太宗也是“稍逊风骚”的。到了《笑林广记》、《儒林外史》中，“四体不勤，五谷不分”的秀才们几乎就是一堆笑料。而在蒲松龄笔下，读书人通常呆头呆脑，很傻很天真，只有与聪明漂亮的小狐狸在一起时，才让人有几分同情。对读书和读书人的负面评价，重要的起因之一是科举制度。很多人认为，以八股文为代表的科举考试，把读书弄拧巴了。于是，后来有人要“砸烂孔家店”；再后来，搞什么“文化大革命”，鼓吹“读书无用论”，把读书这事彻底“异化”了。当然，没等多久大家又明白了，不读书

不学习必然落后，“落后就要挨打”，所以又大声疾呼“为中华崛起而读书”。

读书需要有相对的目的性，比如“为……而读书”等等，这会让人更加注重知行合一，经世济用。但读书一定不能讲功利性，以为读了书就一定怎么样，或者必须得到什么回报，结果难免是失望、失落，要么可能自怨自艾、满腹牢骚。在我看来，单纯意义上的阅读与一般所讲的“学习”有区别，阅读的本质是很“私人化”的。黄山谷说：“士大夫三日不读书，则义理不交于胸中，对镜觉面目可憎，向人亦语言无味。”开宗明义的“义理不交”，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不明事理、不辨是非，强调的重点是

个人的内在修养。假如一个人内在的东西不着调，不靠谱，外在的浑浑噩噩，招人厌烦几乎是必然的。所以，以启蒙、教化、普遍提高国民素质为出发点，全民阅读可以由政府提倡，但更需要全社会努力营造一个鼓励个人发自内心的，自我爱好和自觉努力的读书氛围。

